

【老地标】

水楼子及附近的街道

□王瑞海

那时，站在英雄山上向这里眺望，圆柱塔斗笠顶的雄伟身影一览无余，上饰圆球状的避雷针直刺蓝天，下班归来的市民和放学的学生，远远地就能望见它的矫健身影，立时就有到家的亲切感觉。因解放初期周围没有高大建筑，多年来水楼子便成了有名的地标。朋友见面常常会问：“你在哪里住啊？”答曰：“我住在水楼子那边！”

最早的自来水塔

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，经七路纬四路北首路东有一个大院，院内矗立着一座济南市最早、最高的自来水塔，建于1935—1936年，塔高35米。当年是德国四兄弟为附近别墅所建的供水设施，后来被济南自来水公司收归国有。当地居民称之为水楼子，因解放初期周围没有高大建筑，多年来水楼子便成了有名的地标。朋友见面常常会问：“你在哪里住啊？”答曰：“我住在水楼子那边！”

那时，站在英雄山上向这里眺望，圆柱塔斗笠顶的雄伟身影一览无余，上饰圆球状的避雷针直刺蓝天，下班归来的居民和放学的学生，远远地就能望见它的矫健身影，立时就有到家的亲切感觉。这座水塔附近自东向西有大纬二路、小纬二路、小纬三路、东安菜市场街（附近居民叫新安菜市场）、纬四路。这些街道北和经七路相交，南与建国小经三路衔接。此外，经七路这段沿街路南还有同心里、公义里、树名里、珍珠里等7条胡同。纬四路的北头有一条斜马路，东北走向和经六路相交。

开埠后，由于该片土地年租金低廉（每亩仅十元）且环境幽静，洋人（特别是德国人）在小纬二路（北段）、经七路北侧与斜马路之间三角区域内，建了一些德式二层小楼，建筑坚固而美观，至今仍为机关单位使用。

这一片区，早年间是古历城的郊野，济南开辟商埠后为商埠南缘，经七路是通达长清的大道。经七路小纬二路的北侧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仁爱街，街两侧散布着诸多小胡同，胡同里有大小不等的许多独立院落，多住着达官富商。如西头路北永善里18号，就曾经住着一位薛氏老太，在民初与济南清末举人王诤同为同盟会会员，曾受到孙中山先生接见。小纬三路也是中山路附近的街道，记得我弟弟幼时和小伙伴们到路

西北数第三个黑大门里去玩，不知成熟的无花果可食，竟然摘下了青青的石榴，结果一尝，伸着涩涩的舌头跑掉了……

记忆中的小商铺

1961年，因市委需要建立院墙，路西人家拆迁，街面变窄了，只有路东住有居民。所以叫小纬三路，是为了与经六路上的纬三路有别。此街北头与经七路之间有一小块狭长空地，见证了该街原来的宽度，人们常在此学骑自行车或下象棋等。路西有一个矮小的二层楼，住着李姓老两口，男的以穿棕床为业，人称“床算子李”，他的南邻是馍馍铺，掌柜的姓张，都习惯叫他馍馍张。再往南不远处有一家柴火铺，男人姓尹，他的儿子考取了哈尔滨航空军事学校，曾经成为邻居家长教育孩子的楷模。

经七路自大纬二路至纬四路之间，有不少机关驻地，商业店铺不多，记得有馍馍铺两家；颜家、郝家、房家杂货铺、小点心加工铺四家；院内与临街有三家裁缝铺；此外，还有一家小机械加工作坊、茶水炉、鞋铺、小中药铺、地排车店等。纬四路北头东、西拐角处各有一家粥铺，路北有一家豆汁店。路东粥铺的掌柜嗓音洪亮，每天早晨高喊：“喝粥！”这声音沧桑而悠远，成为周围居民的定时闹钟。

纬四路北段（经一路至经七路），于1904年（清光绪三十年）开辟商埠时兴建，南段（经七路以南）于日伪时建成。曾命名为民西二路，解放前夕改称纬四路。马路两侧多为平房民宅。

建国小经三路开埠后曾名兴亚北四路，解放后改称建国小经三路。其北侧是一片安徽、肥城籍居民墓地，北至经七路，东至小纬三路，西抵东安菜市场，当地居民称之为安徽义地。这一带树林密布，绿荫遮天，鸟雀鸣啾，点缀着稀落的荒冢，不时会有野兔、黄鼠狼等小动物出没其间。附近居民



与行人，为图便捷，经常往来穿过义地，此处便走出了一条路，成为经七路与建国小经三路的南北林间要道。记得当年有人迁坟，出墓的是一位身着蓝色丝绸的老妪，面目与服色颇为新鲜，但时过不久，在风中化为灰烬。所以人少时，妇女和孩子由于胆怯，宁可绕道远行，不敢在此经过。

1980年水塔逝去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墓地迁移。济南市建筑公司在北面盖起了一座办公小楼，南侧大片空地作为公司的材料厂。西南角的东安菜市场，经营蔬菜、肉禽、粮油副食品，满足了周围居民的生活需要。1959年10

月至1960年12月，济南市委在此建起了高35米的办公大楼，其地面高度与建筑体量，当年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新建办公大楼中位居第一，继水楼子之后，成为首屈一指的最新地面标志性建筑物。

位于市委西北角的水楼子，于1980年8月被自来水公司拆除，建起了单位宿舍楼。这座韩复榘时代修建的十万吨级的给水塔悄然逝去，许多业内人士和老济南人感到十分惋惜。幸好它的兄弟塔——铁路大院内“谷仓斗笠”给水塔保存完好，塔高30米，直径约10米，建于1910年，外观与纬四路水楼子相仿，可见那段自来水给水历史，并充分展示建筑与艺术的完美结合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夏大爷和他的锅饼铺、茶水炉

□韩孝义

1952年春节过后，济南三中初中部招生，我报名参加考试并有幸被录取，由齐河农村来到济南，住在天桥区韩家窑街。上学来回路过夏大爷的锅饼铺，扑鼻的锅饼香味让我直咽吐沫。

夏大爷名叫夏宪斌，为人老实厚道，经营讲求质量。他做的一手特厚锅饼令人叫好，很能招揽顾客。锅饼的特点是饼厚四五厘米，相当于当今市售锅饼的两个厚；外皮黄褐不焦糊，内瓤细白分层；芝麻撒布均匀不易掉落，口感酥香有嚼头；吃到嘴里不粘口牙，越嚼越香甜，吃了还想吃。

我至今不忘，那时我住的胡同里，天天摆满地排车、双轮推车、扁担箩筐，那是匡山、黄岗村的农民兄弟，每天黎明时刻，推着堆满豆芽的车，肩挑装满面条的箩筐，他们走堤口、过黄屯，穿过宝华街、官扎营……沿街叫卖。之后，不管手里的货是否卖完，都赶到夏大爷的锅饼铺去吃早饭、歇脚。

夏大爷做锅饼的方法独特，尤其压面工序很有特点，和面之前水、面都先过秤，配比适当。所用面板是一个厚实的墩板。墩板的一侧站人，对面竖立一个和他臂高差不多的牢固木桩，木桩顶部有一个直径十厘米左右的圆孔，压面杖的一端插入此孔。压面杖是一根长约一米、直径六七厘米的坚硬、光滑的木棒。压面时，把和好的面团放在墩板上，压面杖压在面团上，用身体的左（或右）大腿和臀部合力向外下方挤压面杖，面杖擀压面团，同时一只手翻动面团，另一只手握住面杖。每挤压一次，发出像砸蜂窝煤样的声响。干起活来响声不断，很有节奏，老远都能听到。压好的面团柔韧、有弹性。每压好一团面都累得汗流浹背、气喘吁吁。久而久之，大腿和臀部磨起茧皮，长期劳作致其弯腰驼背，让人看了很是心疼。

那时，济南解放不久，居民的生活都很简单。为了喝水、吃饭，大都在自己的住房门外或窗下、墙角等不影响别人的地方，用砖块、泥土砌一个露天灶台，或用破旧搪瓷盆做一个简易炉灶烧水、做饭。每天引柴点火，浓烟滚滚、刺鼻呛眼，雨雪天气更是麻烦。因此附近的居民大都提着暖水瓶到大爷的茶水炉买水喝，收费合理，很受欢迎。

大爷的老伴因病长年不敢出门，纤弱的身体不禁风寒，无力帮家庭，也无钱雇外工。做饼的活儿由大爷一人承担，其他家务靠两个女儿去做。大爷的大女儿从小到大一天学也没上，天天拉着风箱烧开水。早上买水的人多，忙起来经常吃不上早饭。特制的风箱又高又长，只好站着两手抱着风箱拉杆使劲推拉。到了夏天用水又多，累得她腰酸背痛，浑身浸透汗渍，煤灰、烟熏沾染面容，让人看了很是同情。后来，这位大姐进了识字班，学了文化，当了我们的街道干部。

解放初期，街道上的自来水供应点少且分布不均，居民吃水要挑着水桶到几十米外甚至更远的供水点买水。为了老、弱、病、残和无挑水的人家吃水、用水，大爷把大号汽油桶安在地排车上，改装成拉水车，趁大家上班、上学的时间，抽空到供水点交钱装满水，按照约定的日期上门送水。收费合理，从不误事。这件事当时没有人去想、去做，也挣不到几个钱，但它体现了大爷勤劳、质朴、为弱势群体着想的慈善心肠，实属难能可贵、令人敬佩，更是让我终生难忘。

利万物而不争，养众生而无我，是水性，亦是荷性。荷全身都是宝，既可食用，又是宝贵的药材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喜欢品荷花茶、喝荷叶粥、吃白莲藕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些与荷为邻、以荷为生的人，渐渐，与荷模糊了界限：自然、大方、清新、善良、洒脱、纯真。他们的言谈笑语，闻得见荷的香气。

荷一样活着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
qlwbxujing@sina.com



协办：历下区作协 邮箱：qlwbqst@sina.com

这个城市处处流淌着清泉，她的市花是荷花。

泉水滋养的荷花，格外清新脱俗。荷的内心里是强大的，一茎一花。然而，荷天性又是合群的，总是成群结队地站在一起。一同栉风，一块沐雨。

荷花盛开时很是硕大，花瓣简洁而优美。我一直好奇，究竟有多大的底气、多深的积蓄、多充沛的活力，才能绽放得这样庄严、这样盛大，这样无忌。荷生在水中，可望而不可即。然而，她给人的感觉却并不神秘。荷花的香气淡淡的，随微风从湖面徐徐飘来，又轻轻飘去。

花与人，总有着玄妙的相似。喜欢梅的人，是孤傲的；喜欢菊的人，是清高的；喜欢郁金香的人，是优雅的；喜欢小苍兰的人，是清纯的。而喜欢荷的人，必是自信大方、天然去雕饰的，同时也是最潇洒豁达的。愁苦哀怨、患得患失，从来与荷无

荷一样活着

□赵海菱

缘。凋谢的花瓣儿，宛若一只只轻巧的小船儿，在水面无忧无虑地游弋，不像陆地上的花儿，被雨打风吹时总有说不出的凄迷彷徨。这或许是由于荷生水中，水的淡泊、自在、随遇而安，水的从容、流畅、不自我设限……诸般特性，都毫无保留地赠予了荷。

秋天是个容易让人伤感的季节。尤其是晚秋，寒凉的气温，哀怨的风声，衰飒的景物，轮番酝酿凄凄哀愁，李商隐惆怅：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，那是李商隐的感受，而不是荷的。也有歌唱秋光好的，比如生长在荷乡的李清照，荷一样的女子。她的《怨王孙》是这样写的：“湖上风来波浩渺，秋已暮，红稀香少。水光山色与人亲，说不尽，无穷好。莲子已成荷叶老，清露洗，苹花汀草。眠沙鸥鹭不回头，似也恨，人归早。”烟波浩渺，荷花

飘零，年轻的女词人身临此境，却心旷神怡，觉得眼前这水光山色如此亲切美好。

己心妩媚，则世间妩媚。晚秋，在她眼中是这样明朗欢快。莲子荷叶，端然是两代人。莲子初长成，荷叶开始苍老……在她眼里，这是自自然然的规律，甚至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后来国破家亡，一代才女流落江南。在“伤心枕上三更雨”的无眠之夜，多少次她回忆起家乡的荷花，以及那个和荷花一样率真、美好的自己：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？争渡？惊起一滩鸥鹭。”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，绝无寻常贵族小姐的娇羞，而是一派潇洒俊逸的自然风标。

如今泉城的趵突泉公园里，有李清照纪念馆，郭沫若先生说：“大明湖畔，趵突泉边，故居在垂杨深处。”历下自古多

柳，郭老的联想是有道理的，也颇有诗意。这个公园里，到处是如少女发丝般流泻纷披的翠柳，让人心生怜爱。微感遗憾的是，纪念馆周围没有荷花，这可是李清照当年最爱的花呢。好在不远处的大明湖里生长着200亩清荷，盛夏时节，竞相绽放，守望着才女的诗魂时时“兴尽晚回舟”。

这里的人们，爱荷成癖。每年的荷花节，万人空巷，去大明湖赏荷。

利万物而不争，养众生而无我，是水性，亦是荷性。荷全身都是宝，既可食用，又是宝贵的药材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喜欢品荷花茶、喝荷叶粥、吃白莲藕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些与荷为邻、以荷为生的人，渐渐，与荷模糊了界限：自然、大方、清新、善良、洒脱、纯真。他们的言谈笑语，闻得见荷的香气。

荷一样活着。